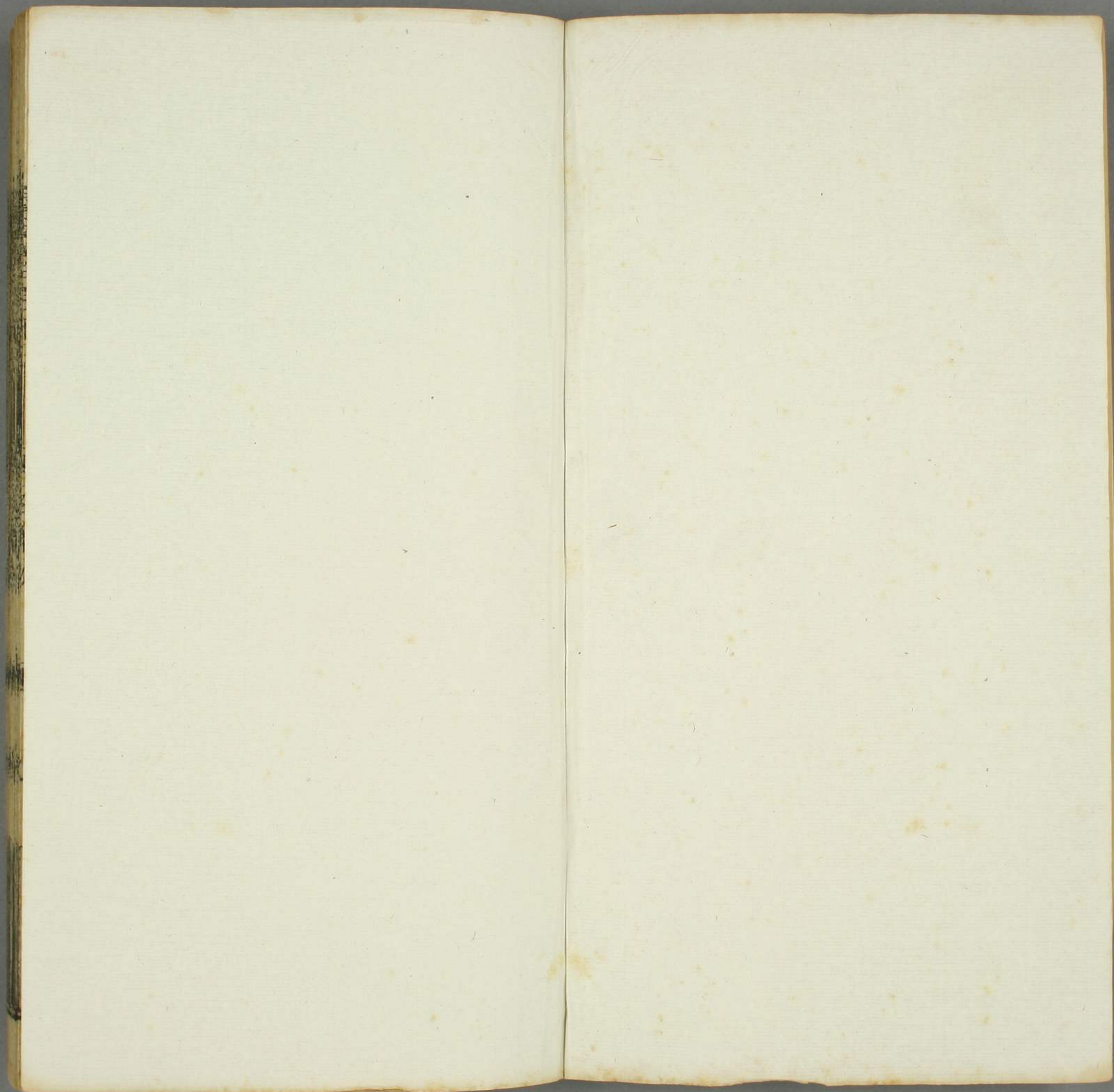


卷百七十四之百七十六  
經籍

7伊4  
1046  
52









74  
1046  
52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四

鄒陽 馬

端臨

貴與

護善

經籍攷總叙

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

書木邊言其事刻之木謂之書契也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

之書謂之三墳墳大言大道也少吳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

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

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求求其義也九

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

此書也

按古書之流傳於今者惟六經六經之前則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是已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國家之所職

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經籍攷

一

刊  
289  
伏

東



掌者此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學士大夫之所誦習者此也今其書亡而其義則略見於孔氏尚書之序故錄之以為經籍之始索隱史記三皇紀言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九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雜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則上古之書蓋不可勝計然其說荒誕故無取焉

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灋以逆官府之治八則以逆都鄙之治太史曰

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各有一通此太史亦副寫一通故云以貳六官

內史掌邦國之志莫繫世辨昭穆志猶記也春秋傳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政事以逆會計國法六典八則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叙六叙也納也六叙六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如春秋王命內史以叙聽其情

類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若今尚書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贊為之為之辭也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副寫

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掌四方之志志記也謂若晉春秋晉之乘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各于四方若謂堯典禹貢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今以授使者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冢宰掌王治凡五

者受灋令焉為書寫其治之法



小行人掌五物者謂國札喪凶荒師飲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

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順暴亂作慝猶犯令

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

此五物者每國班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按成周之時自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籍者也

其名數亦多今除寶訓及太平六典之外亦無可攷者矣

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

章刪詩為二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

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

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

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義舉之書

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

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

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

以紀載有史官以職其事自堯始耳

九峯蔡氏曰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

非偽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

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

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觀其風俗則其為人也溫

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

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猶合也春秋多記

接之辭罪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



春秋之失亂失謂不能節其教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受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

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諒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紜靜精

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言深者既能以教又訪其失○疏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休教

長樂劉氏曰此經言周衰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遠文武之時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時入其國而其教可知

山陰陸氏曰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之失而已

金華應氏曰醇厚者未必深察情偽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沉潛

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弄筆褒貶易紊是非且或召亂樂

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紀載而

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讚繫筆削之

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其傳而又慮其所蔽故有此言然入其國即知其教非見遠察微者不能也觀其

教即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

莊子天下古篇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教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



魯之士猶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明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特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備一曲之士也判天下之美折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之人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按莊生之時六籍未經秦火其書具在也而諸子百家各以其說舛馳而淆亂之是以有闇而不明鬱而不發之憂周以堯唐謬悠之言著書蓋亦百家之一也而此段議論

醇正無異聖賢之格言東坡謂莊子蓋助孔子者於此見之所謂後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似逆知將有坑焚之禍而深悲之矣嗚呼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灑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灑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灑教入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人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臣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而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學法令則以吏為師制曰可



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夾際鄭氏曰陸賈秦之臣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况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之後而魯為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又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為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臣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為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按秦雖出自于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來有國于豐岐者數百年春秋之時盟會聘享接于諸侯秦誓紀於音車鄰小戎之屬列於詩其聲名文物蓋藹然先王之遺風矣今下令焚詩書而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則秦誓秦風亦秦記也獨非詩書乎李斯者襲流血刻骨之故智而佐之以人頭畜鳴之偽辨固世所羞稱者然斯學於荀卿卿之道蓋祖述六經憲章仲尼者也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門中來然則始皇既非聲教不通之編夷而驟有中華李斯亦非



推朴少文之俗物而育處高位今乃以焚滅經籍坑戮儒  
生為經國之遠猷者其說有二曰愧曰畏愧則愧其議已  
也畏則畏其害已也自載籍以來詩書所稱桀有暴德而  
天下歸殷紂有暴德而天下歸周幽厲有暴德而周室東  
遷寢微寢滅五伯迭興七雄分據始皇既已習聞其說矣  
今雖諉曰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而其所行則襲桀紂幽厲  
之跡耳夫豈不自知之而儒者記纂明以語人曰如是而  
興如是而亡不啻燭照數計龜卜而示後來以軌範蓋始  
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自夫子歷聘列國孟氏以儒術游  
於諸侯思濟天下之溺而引時君於當道者至拳拳也雖  
不肯枉道以求售然思濟天下之溺至拳拳也繼而蘇張  
之徒專以口舌干時君雖其所持者說遇之術妾婦之道

與孔孟之學如黑白薰蕕之相反然其汲汲皇皇求以用  
世之意則類也而范雎之於魏冉蔡澤之於范雎皆逞其  
辨口扼其吭而奪之位於是士生斯時皆以讀書游說為  
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說客進身者也故韓非入  
秦以策干始皇則忌而誅之天下豈無尚如非者欲睨其  
後乎蓋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詩書百家語之在人間  
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蓋亦知其本不可廢也罷侯  
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已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  
其經術於已也主相之心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峻法律  
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以為鞏固不拔之計然陳勝項  
梁項籍劉季之徒本非有祖述湯武弘濟蒼生之風志俱  
以麗於禁網遺跡亡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奮挺而起



以成土崩瓦解之勢趙高熏腐小醜亦非有文墨詞辯足以傾動上聽徒以少習深文依於伎忍故陷扶蘇蒙恬戮諸公子夷李斯如出一律蓋犯法而作亂者陳吳劉項也倚法而作姦者趙高也然則隳秦七廟而具斯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秦以儒者為博士每國家有六事則下博士議之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於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說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披逆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 又按史記言始皇聞盧生

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謂不中用者所焚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奇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於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掌廢錮而並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卜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為之興廢也

西漢書儒林傳序曰秦始皇廉夫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闕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子禮嚴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

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澤云鮒為陳涉博士死陳涉起匹夫毆適戍君立號師古曰毆與毆同簡讀曰適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識而搢紳



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呂秦禁其業績，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孫布之徒相次反，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言少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而巳。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生者燕則韓大傳，師古曰：其說也，它皆類此，培音培魯則董仲舒及竇嬰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西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季音曰：隱不顯之言也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人，舉其成數，故曰七十故春秋分為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詩分為四。韋昭曰：謂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偽真偽分爭。從音字諸子之文紛然殺亂，至秦惠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欽簡脫，禮壞樂崩。師古曰：編絕散落故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闕焉，於是建藏書之策。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府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師古曰：占侍醫學在國校方技。師古曰：醫藥之書也每一書已。師古曰：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掇其指意。

國校方技。師古曰：醫藥之書也每一書已。師古曰：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掇其指意。



錄而奏之

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干括反

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

歆卒父業

師古曰卒然也

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

同謂諸書

有六藝略

大藝六經也

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

數略有方技略

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師古曰刪去浮沉取其指要也其每所條家及篇數有與

總凡不同者轉寫脫誤年代久遠無以詳知

夾深鄭氏曰班固藝文志出於七略者也七略雖疎而不濫

若班氏步步趨趨不離於七略未見其失也間有七略所無

而班氏雜出者則躋矣楊雄所作之書劉氏蓋未收而班氏

始出若之何以太玄法言樂箴三書合為一總謂之楊雄所

序三十八篇入於儒家類按儒者舊有五十二種固新出一

種則楊雄之三書也且太玄易類也法言諸子也樂箴雜家

也奈何合而為一家是知班固曾中元無倫類

劉歆為侍中遷光祿大夫領五經卒父前業欲建立左氏春秋

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

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師古曰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以對也

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

師古曰迭五也音大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

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

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

天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

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

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以古事為是者即罪之道術由是

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

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



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  
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  
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特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  
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  
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頗有詩禮春秋先師  
師古曰前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亦能獨盡其經或  
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  
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閱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雖於全經  
固已遠矣師古曰言廢絕以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  
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  
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立明所修皆  
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  
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  
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簡遺失之間編謂舊編闕  
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  
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  
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  
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師古曰罷讀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  
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  
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  
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  
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  
有百篇也師古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  
明繼續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



師古曰依違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

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異得廢遺

師古曰此合也經藝有廢遺者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

異得興立之也此者頑窳反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

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

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

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

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

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

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

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師古曰專執已所

也黨同門妒道真學師古曰黨同師之真也達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

史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劉歆總群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亂焚燒無遺

程氏演繁露曰漢世藏書舊知有禁中外臺之別今讀劉向

叙載所定列子之書而知中書之外又有太常太史與中祕

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章大率中書多外書少知漢留

意中祕故比他本特備也史遷納金匱石室以成史記豈嘗

許其稽閱中祕耶或太史所藏于漢家事實則金匱石室以

加嚴耶然不知正在何地也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

遠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

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善部明帝幸三雍

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善部明帝幸三雍



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

搢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

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前書其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制臨決焉又曰施

儲并露中論五經於石渠閣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殿北藏

之所碩命史臣著為通議通議是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靈

帝熹平時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

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秦治皇使程邈所作也

書曰碑立大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棹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

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起石與况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

丈許廣四尺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

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陪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

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

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膝囊膝亦勝也音徒恒及王允所

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

焚蕩莫不泯盡焉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國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

經秘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

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

家術數三曰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

譜及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

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辨

**晉惠懷**之亂京華蕩覆石渠閣文籍靡有孑遺

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勦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為

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

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

通志卷一百七十四

經籍五

五



宋武帝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  
文帝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  
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萬五千七百四  
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  
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  
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  
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  
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  
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  
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

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  
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秘書監  
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便奉  
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  
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  
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  
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  
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悅詩  
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  
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

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

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道武嘗問博士李  
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帝曰書籍凡  
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勝



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乃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孝文徙  
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  
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

後周始基關右外通強隣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  
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武帝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  
隋文帝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  
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聞出

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棄棄孔子以大  
聖之才開秦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  
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賊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  
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  
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

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  
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敬幸書林

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校都吏人

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  
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典皆藏祕書

內外三閣遣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

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陵

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

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叔其圖籍五經子史

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

劉氏七略譌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

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



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叔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東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典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闕斯積上納之

○漢世鄭玄並為眾經註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屢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註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註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註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教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註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註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駢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雋田元鳳馮偉紀顯敬



通志卷一百一十四  
呂黃龍夏懷敬李鉉文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  
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侍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  
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  
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  
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於二  
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于慎所註亦出徐生之門  
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  
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  
為通解文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請杜元凱所  
註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  
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欽刁柔熊安生劉  
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  
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主輔嗣尚書則孔  
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虔于慎尚書周易則鄭康  
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地  
學深蕪窮其技藝攷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  
矣

右北史儒林傳序言南北諸儒明經傳授學術之詳最為  
明備故錄于此

隋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  
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霽南陽杜  
顓等於秘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秘書  
內外之間凡三萬卷煬帝即位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  
補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







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為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無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頌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脩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求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少昭宗播遷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欽書本軍寓教坊於秘閣有詔遷其書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道求購及徙洛陽蕩然無遺矣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寶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石林葉氏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



通考卷百七十四  
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為  
秘書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祕閣古本參校  
遂為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  
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  
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又曰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為之  
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  
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  
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  
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  
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致堂胡氏曰易書詩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言  
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  
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為蓋其門人續所聞而成之故整比  
章指又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氏弟  
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釋冠  
昏喪祭燕饗相見之經與曲禮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為一書  
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  
閒居燕居緇衣表記等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為大  
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周  
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置之足矣  
古有經而無數逮孔子刪定繫作然後易詩書春秋成焉然  
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為二與四經為六  
歟抑合禮樂為一與四經為五與爻仲尼親筆所註之春秋



而取劉歆所附益之周禮列之學官於是六經名實益亂矣  
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  
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所以一立  
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彼之可也嚮之非也或曰  
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欲之曰以監本為正俾群邑皆  
傳利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  
馮道趙鳳之失也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  
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  
時戎虜猾夏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

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  
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刊正令於卷  
末署其名銜焉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吳蜀為多而江左頗為  
精真亦多修述

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平荆南盡收其圖書  
以實三館三年平蜀遣右拾遺孫逢吉往收其圖籍凡得書萬三  
千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  
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  
月詔史館九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  
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開寶八年冬  
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貳萬餘  
卷悉送史館自是群書漸備兩浙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先是宋  
梁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廬舍十數間列為三館湫  
隘卑庳纔蔽風雨周廬微道出於其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歷代



以來未遑改作每諸儒受詔有所論議即移於他所始能成之太平興國初太宗因幸三館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以畜天下圖籍延四方之士耶即詔經度左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別建三館命中使督其役棟宇之制皆親所規畫三年二月書院成詔曰國家聿新崇構大集群書宜錫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館新修書院宜目為崇文院自經始至于畢功臨幸者再輪奐壯麗甲于內庭西序啓便門以備行幸於是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九年正月詔曰國家宣明憲度恢張政治敦崇儒術啓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簡當務詢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此宜令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詔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選之自是四方書籍往往間出端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別為書庫目曰秘閣以禮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右司諫直史館宋泌兼直秘閣右贊善大夫史館檢討杜鎬為校理淳化二年五月以史館所藏天文曆筭陰陽術數兵法之書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圖畫一百十四卷悉付秘閣八月賜宴於秘閣右僕射李昉吏部尚書宋琪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中諫議舍人等皆預焉大陳圖籍令觀之翌日又詔御史中丞王化基及直館並賜宴復令觀書是歲李至等上言曰王者藏書之府自漢置未央宮則有麒麟天祿閣命劉向楊雄典校其書皆在禁中謂之中書即內庫書也後漢之東觀亦禁中也至相帝始置秘書監掌禁中圖書秘記謂之秘書及魏文帝分秘書立



中書而秘書監專掌藝文圖籍之事後以秘書屬少府王肅為秘書監表論曰魏之秘書即漢之東觀也由是不屬少府而蘭臺亦藏書故薛夏云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然則秘閣之書藏之於內明矣晉宋以還皆有秘閣之號故晉孝武好覽文藝敕秘書郎徐廣料秘閣四部書三萬餘卷宋謝靈運為秘書監補秘閣之遺逸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梁江子一亦請歸秘閣觀書隋煬帝寫秘閣之書分為三品於觀文殿東西廊貯之然則秘閣之設其來久矣及唐開元中繕寫四部書以充內庫命散騎常侍褚無量秘書監馬懷素總其事事成列於乾元殿之東廊然則秘閣之書皆置之於內也自唐室陵夷中原多故經史文籍蕩然流離僅及百年斯道幾廢國家承衰弊之季開政治之源三館之書購求漸廣經籍之道於是復興陛下運獨見之明下惟新之詔復建秘閣以藏奇書總群經之博要資乙夜之觀覽斯實出於宸心非因群下之建議也况魯藻神翰盈溢編帙其所崇重非復與群司為比然自創置之後載離寒暑而官司所處未有定制望降明詔令與三館並列叙其先後著為永式其秘書省既無籍元隸百司請如舊制詔可其奏列秘閣次於三館三年八月館閣成上製贊親書并篆額勒石立于閣前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蕩了無子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于首卷而雜書古詩賦文不及其錄以今攷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有七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况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為可



歎

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秘閣在左昇龍門北是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錄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樓本補寫既多損蠹更命繕還天聖三年成萬七千六百卷歸于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館閣復而外院廢特已增募寫書史專事完緝景祐初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編四庫書判館閣官覆視錄校二年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賜官吏器幣就宴輔臣兩制館閣官進管內侍官一等詔購求逸書復以書有謬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慶曆初成書凡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設棄不錄者嘉祐四年右正言秘閣校理吳及言內臣監館閣久不更

並施用令陳襄蔡杭蘇頌陳繹編定四館書不兼它局二年一代逐用黃紙寫印正本以防蠹賊又選京朝官州縣官四人編校二年遷館職闕即隨補歲餘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僅纔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使人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此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明年冬奏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賜宴如景祐自是編寫不絕收獻書二百一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刪去重複訛謬定註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寧四年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冊府廣收典籍所以備入君



覽觀以成化天下今三館秘閣各有四部書外經史子集其書類  
多訛舛累加校正尚無善本蓋逐館幾四萬卷校讎之時務存速  
畢每帙止用元寫本一冊校正而已更無兼本照對第數既多難  
得精密故藏書雖富未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漢書藝文志所載者  
廣求其本令在館供職官重複校正既畢然後校後漢時諸  
書竊緣戰國以後及于兩漢皆是古書文義簡奧多有脫誤須得  
他本參定乞依昨來十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藏書之家借本  
騰寫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晉次及宋齊至唐則分為數等取其  
堪傳者則校正庶幾祕府文籍得次全善事雖不行然補寫校定  
訪求闕遺未嘗廢也七年命三館秘閣編校所省詳成都府進士  
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祕閣所無者  
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為將作監主簿自是中外以書來上凡增四  
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豐三年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  
院為祕書省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祕閣經籍圖書以祕  
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夏驟  
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畢赴元祐中詔祕書省  
見校對黃本書籍可添一頁以選人秦觀充黃本書郎嘉祐中寫  
印正本紹聖初罷不復置崇寧中詔兩浙成都府路有民間鏤板  
奇書令漕司取索上祕書省大觀二年詔大司成分委國子監太  
學辟雍等官校本監書籍候畢令禮部覆校四年祕書監何志同  
言漢著七略凡為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截至三十七萬卷唐  
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為籍名曰崇  
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曆距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  
縱六七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之數



浸多謂宜及今有所搜採視舊錄有未備者頒其名數於天下選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劄即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即從其請政和七年校書郎孫覿言太宗皇帝建崇文殿為藏書之所景祐中仁宗皇帝詔儒臣即秘書所藏編次條目所得書以類分門賜名崇文總目神宗皇帝以崇文院為秘書省釐正官名獨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因臣僚建言訪求遺書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依景祐故事詔秘書省官以所訪遺書討論譌次增入總目合為一書乞別製美名以更崇文之號迺命覿及著作佐郎倪濤校書郎汪藻劉彥通譌次名曰秘書總目宣和初提舉秘書省官建言置補寫御前書籍所於秘書省稍訪天下之書以資校對以侍從官十人為參詳官餘官為校勘官進士以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詔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寧區宇作新斯文屢下詔書訪求亡逸冊府四部之藏庶幾乎古歷歲浸久有司玩習多致散缺私室所閱世或不傳可令郡縣諭旨訪求許士民以家藏書在所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中提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所秘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加崇獎其書錄竟給還若率先奉行訪求最多州縣亦具名聞庶稱朕表章闡繹之意又詔曰三館圖書之富歷歲滋久簡編脫落字畫訛舛校其卷帙向多逆遺甚非所以示崇儒右文之意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文籍為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俾提舉秘書省官兼領凡所費用悉出內帑毋費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詔同日而下四方奇書自是間出五年二月提舉秘書省言有詔搜訪士民家藏書籍悉



上送官參校有無纂工繕寫藏之御府近與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三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遺乞加褒賞詔頤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提舉秘書省文言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然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著錄往往多非曩時所訪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渡江書籍散佚獻書有賞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錄鬻者悉市之乃詔分經史子集四庫仍分官日校又內降詔其略曰國家用武開基右文致治藏書之盛視古為多艱難以來網羅散失而十不得其四五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名者優賞又復置補

寫所令秘書省提舉掌求遺書詔定獻書賞格自是多來獻者溥熙四年秘書少監陳騷等言中興館閣藏書前後搜訪部帙漸廣乞倣崇文總目類次五年書目成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實多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復參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朝所志多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十三年以四庫之外書復充斥詔秘書丞張攀等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郡諸路刻板而未及獻者不預焉蓋自紹興至嘉定承平百載遺書十出八九著書立言之士又益衆往往多充秘府紹定辛卯火災書多闕今據書目續書目及搜訪所得嘉定以前書詮校而志之

葉氏過庭錄曰前世大亂之後書籍散亡時君多用意搜求目漢成帝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而命劉向等校之至



隋煬帝設二臺募以金帛開元後元載當國亦命捨遺由發  
等為江淮括圖書使每以千錢易書一卷故人以嗜利為作  
爭獻時無劉向輩論致即並藏之但以卷帙多為貴往承平  
時三館歲曝書吾每預其間凡世所不傳者類冗陋鄙淺無  
足觀及唐末五代書尤甚然好奇者或得其一爭以誇人不  
復更改是非此亦藏書一僻也漢武帝時河間獻王以樂書  
來獻乃周官大司樂章當時六經猶未盡出其誤固無足怪  
齊高帝時雍州騷古冢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  
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世既無此書僧虔何從證之乎此亦好  
奇以欺眾爾本朝公卿家藏書惟宋宣獻最精好而不多蓋  
凡無用與不足觀者皆不取故吾書每以為法也

又曰古書自唐以後以甲乙丙丁略分為經史子集四類承  
平時三館所藏不滿十萬卷崇文總目所載是也公卿名藏  
書家如宋宣憲李邕鄆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饒州吳氏荆  
州田氏等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萬許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  
惟宋宣憲家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而校讎詳器皆勝諸家  
吾舊所藏僅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人所未見者吾不能盡  
得也自六經諸史與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餘卷讀之固不  
可限以數以二十年計之日讀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餘一讀  
足矣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後每以五月以後天  
氣漸暑不能泛及他書即日專誦六經一卷至中秋時畢謂  
之夏課守之甚堅宣和後始稍廢歲亦必一周也每讀不唯  
頗得新意前所未達者其先日差誤所獲亦不少故吾於六  
經似不甚滅裂南史記徐盛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編吾



殆不愧此前輩說劉原父初為窮經之學寢食坐卧雖謁客未嘗不以六經自隨蠅頭細書為一編置夾袋中人或效之後傭書者遂為雕板世傳夾袋六經是也今人但隨好惡苟誦一家之說便自立門戶以為通經內不求之已外不求之古可乎後生稔習聞見所以日趨於淺陋也

王氏揮麈錄曰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宦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然多失於離校也吳明可帥會稽百廢具舉獨不傳書明清嘗啓其故云此事當官極易辦但僕既薄書期會賓客應接無暇自校子弟又方令為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盡心漫盈箱篋以誤後人不若已也

又曰唐書作即杜寶大業幸江都記去陽帝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皆焚于廣陵其目中蓋無一帙傳於後代靖康倣擾中秘所藏與士大夫家者悉為烏有南渡後惟葉少蘊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寘之雪川弁山山居建書樓以處之極為華煥丁卯年其宅與書俱蕩一燼李赤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豈厄會自有時耶

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象犀珠玉惟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在下史聘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



見易象與管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之詩風雅頌而  
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五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  
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  
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  
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  
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卒而得  
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  
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  
術當倍徒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  
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  
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  
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終其疏探其源核其華實而

咀嚙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  
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俟其無窮之求而  
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  
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  
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  
焉靈發公擇之藏捨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  
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  
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右歷代收書之數藏書之所備見前志而葉氏王氏所言  
又近代士大夫藏書之大槩也坡翁一記可以警書者而  
不讀者故併載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五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易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

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為三易夏曰連山言似山內出氣殷曰歸藏萬

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周禮疏

按今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女以舜妃又見節卦云殷王其國常

母谷若依子春說歸藏黃帝何得有帝堯及殷王事蓋

子春之意伏羲黃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也周文王作

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為彖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

卦雜卦謂之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

傳即十翼也先儒說重卦及爻辭并十翼不同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商瞿以

授魯橋庇子庸姓橋名庇字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馯姓也子弓授

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

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

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

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

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

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

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子弓授



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焚  
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  
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雠東海孟喜  
琅邪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  
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  
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  
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未  
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眾皆傳費氏之  
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  
王弼並為之註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亡於西晉孟  
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  
至隋王註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  
之唯載下筮不似聖人之皆唐開元中備有三易至宋惟歸藏略  
存而不傳晉漢書多散逸而易獨完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  
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雜為  
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  
自本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  
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文言等參卦卦爻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  
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初微但傳民  
間至後漢特陳元鄭眾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何遂息古十  
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為註亦用卦象相雜之經自晉之後  
弼學獨行遂傳至今

西漢志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隋志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

通計七書合九十四部八百三十九卷



唐志七十六家人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失姓名一家李鼎祚以

九卷

宋三朝志一十七部二百四十卷

宋兩朝志十一部七十三卷

宋四朝志三十七部二百一十九卷

宋中興志一百四十家一百八十四部一千三百六十六卷

丁寬易

本傳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  
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  
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  
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  
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雠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  
施孟梁丘之學

孟喜易

本傳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  
師田生且死時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也耀榮同門梁丘賀疏  
通證明之既通猶分別蓋曰田生絕於施雠手中時喜歸東海  
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  
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芟滋也師古曰易明夷箕子  
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為之說賓持論巧慧易家不  
芟滋言其根芟滋茂也芟音該又音皆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心不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名之者承取其  
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仍以此不見信

京房易傳四卷

本傳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

通志卷百七十五

經音攷

三



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  
候孟喜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王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  
候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  
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各有占驗房用之  
尤精

晁氏讀書記曰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經籍志  
有京氏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志有京氏  
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畧見  
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今傳者曰京氏積筭易傳三卷雜占  
條例法一卷名與古不同所謂積筭易傳疑隋唐志之錯卦是  
也雜占條例法者疑隋唐志之逆刺占災異是也景迂嘗曰是  
書北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卦凡八變六十有四於其往來升  
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虛於天地之元而酬酢乎萬物之表者炳  
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悉七十二  
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謂之  
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超二而為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  
陰陽之肆者謂之飛陰陽肇乎所配乾與坤震與巽坎與離坤與兌而終不脫  
乎本以飛其卦之位乃伏其宮之位以隱贖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周乎  
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終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  
紀日者謂之積含於中而以四為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坤甲子於初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生  
一世之初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為遊  
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為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  
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  
有六蓋其可言者如此若夫象遺乎意意遺乎言則錯總其用  
唯變所適苟非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者曷足以與此易學



自商瞿至孟喜授受甚明房受之喜而瞿牧自生者不肯仍京  
房曰京非孟氏學也劉向亦疑京託之孟氏予不知當時為何  
說也今以當時之書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  
房六十六篇同為一家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

石林葉氏曰世傳京房易學據漢書傳易自商瞿至田王孫皆  
自有次第故言易者以田王孫為正孟喜從王孫學好自稱譽  
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王孫死時枕喜股膝獨傳已為梁  
丘賀所排矣京房受學焦延壽延壽受學孟喜孟喜且不為當  
時所信况延壽乎史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易家不  
相同皆京氏為異黨而受梁丘賀學者亦京房顏師古謂別一  
人亦受學楊何今世有京房易皆陰陽歷數之書又有京氏雜  
筭數十篇其言龐雜專主占筮兩人莫知為誰審為受延壽學  
者今考京房傳本以卦氣直日為說與其書不類占事知來房  
力犯弘恭石顯自不能保其身亦何貴於占乎易於它經孔子  
最所致意蓋言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而自司馬遷以求學  
者皆言孔子傳商瞿瞿本非門人高弟略無一言見於論語性  
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商瞿得之乎

朱子語錄曰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李通云康節亦用六日七  
分但不見康節說處

又曰京房輩說數捉它那影裏才發見處便筭將去且如今日  
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筭得這箇是好人不是好  
人用得極精密它只是動便筭得靜便筭不得

陳氏書錄解題曰京房易傳三卷積筭雜占條例一卷吳薛林  
太守陸績註京氏學廢絕久矣所謂章句者既不復傳而占候



之存於世者僅若此校之前志什百之一二耳今世術士所用世想飛伏游魂歸魂納甲之說皆出京氏晁景迂嘗為京氏學也用其傳為易式云或作四卷而條例居其首又有參同契律歷志見陰陽家專言占候

焦氏易林十六卷

說見占筮門

費直易

本傳直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瓚平中音能傳之

鄭康成易註

崇文總目今唯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本去聖之未遠

王弼易註畧例繫辭註十卷

晁氏曰上下經魏尚書即王弼輔嗣註繫辭說卦雜卦序卦弼之門人韓康伯註又載弼所作畧例通十卷易自商瞿受於孔子六傳至田何而大興為施讎孟喜梁丘賀其後焦贛費直始顯而傳受皆不明由是分為三家漢末田焦之學微絕而費氏獨存其學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費氏東京荀劉馬鄭皆傳其學王弼最後世或用鄭說則弼亦本費氏也歐陽公見此遂謂孔子古經已亡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古經何嘗亡哉

陳氏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玄



自彌輩倡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於道闕矣况其所謂辭者又雜異端之說乎范甯謂其罪深於桀紂誠有以也

連山十卷

北史劉炫傳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晉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

夾際鄭氏曰夏后氏易至唐始出今亡

歸藏三卷

崇文總目晉太尉參軍薛正註隋世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經齊母本著玉篇文多闕亂不可詳解

夾際鄭氏曰連山亡矣歸藏唐有司馬膺註十三卷今亦亡隋有薛正註十三卷今所存者初經齊母本著三篇而已言占筮

事其辭質其義古後學以其不文則疑而棄之往往連山所以亡者復過於此矣獨不知後之人能為此文乎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以周易校商易則周之文質可知也以商易校夏易則商之文質可知也三易皆始乎八而成六十四有八卦即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非至周而備也但法之所立數之所起皆不相為用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四十五策周易四十九策誠以人事代謝星紀推移一代一謝漸繁漸文又何必近耳目而信諸遠耳目而疑諸

按連山歸藏乃夏商之易本在周易之前然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蓋二書至晉隋間始出而連山出於劉炫之偽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為書亦此類耳夾際好竒獨尊信此二書與古三墳書且咎世人以其晚出而疑



之然殊不知毛氏詩左氏春秋小戴氏禮與古文尚書周  
官六典比之當時皆晚出者也然其義理其文辭一無可  
疑非二易三墳之比不謂之六經可乎故今叙二易不敢  
遽指為夏商之書姑隨其所出之時置之漢之後唐之前  
云

孔穎達正義十四卷

晁氏曰唐國子祭酒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  
趙乾叶王談于志寧等同撰蘇德融趙弘智覆審序稱江南義  
疏有十餘家辭尚虛誕皆所不取唯王弼之學獨冠古今以弼  
為本採諸說附益之

崇文總目唐太尉長孫無忌與諸儒刊定宋朝端拱初國子司  
業孔維等奉詔是正其言主申王學云

陳氏曰序云十四卷館閣書目亦云今本止十三卷按五經正  
義本唐貞觀中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贊後改為正  
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二年中書門下于志寧等考正  
增損書始布下其實非一手一足之力世但稱孔疏耳其說專  
釋一家註文為正

耳棠正義三十卷

崇文總目梁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撰孔穎達正義申  
演其說

李鼎祚周易集解十卷

晁氏曰鼎祚唐人集解經皆避唐諱又取序卦各冠逐卦之首  
所集有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  
陸績于寶王肅王輔嗣姚信王虞張璠向秀王凱同侯果蜀才



程玄韓伯劉嘯何妥崔憬沈麟士盧氏崔覲孔穎達三十餘家  
 又引九家易乾鑿度義所謂蜀才者人多不知按顏之推云范  
 長生也其序云自卜商之後傳註百家唯王鄭相沿頗行於代  
 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易之道豈偏滯於天人哉而天  
 象難尋人事易習折楊黃華學徒多從之今集諸家刊輔嗣之  
 野文輔康成之逸象以貽同好蓋宗鄭學者也隋書經籍志所  
 錄易類六十九部公武今所有五部而已闕朗不載于目乾鑿  
 度自是緯書焦贛易林又屬卜筮子夏書或云張弧偽為然則  
 隋志所錄拾王弼書皆未得見也獨鼎祚所集諸家之說時可  
 見其大旨唐錄稱鼎祚書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  
 無所亡失豈後人併之邪

陳氏曰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傳者賴此書猶見其一二而  
 所取於荀虞者尤多九家者漢淮南王所聘明効者九人荀爽  
 嘗為之集解陸氏釋文所載說卦逸象本於九家易  
 中興藝文志李鼎祚易宗鄭康成排王弼

易舉正三卷

崇文總目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撰京世授五經得王輔嗣韓  
 康伯手寫易經比世所行或頗差駁故舉正其訛而著于篇  
 晁氏曰京自稱家藏王韓手札周易及石經校正一百三十五  
 處二百七十三字蓋以錄承相正有闕漏處可推而知託云得  
 王韓手札與石經耳

容齋洪氏隨筆曰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註  
 定傳授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  
 入註用註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註內移後義



却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  
一百三節今畧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  
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  
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  
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元本之字誤作言觀註義亦  
全不作言字釋也此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  
其句貴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註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  
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始九四包失漁註二有其  
漁故失之也今本誤作無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作本來及因  
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  
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註文亦誤增  
大亨二字震彖曰不喪七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今本脫不喪七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正  
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彖  
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  
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  
雨已止也註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註亦誤作陽  
已上故止也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  
辭二多譽四多懼註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註  
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誤作雜字予頌於福州道  
藏中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  
世罕有其書也

巽岩李氏曰京此書使經傳不相混亂殘闕復為真全頗有益



於學者然能妍諸侯之慮衍侯之字成言乎及當作誠若此等  
京蓋未知豈王韓舊本固不免訛舛耶京開元後人故所為書  
不得著錄本末亦未詳要可惜云

陸希聲易傳

崇文總目唐右捨遺陸希聲撰希聲作易傳十篇易圖指說釋  
變微旨四篇初隴西李阮學其說以為上下經傳二篇思屬近  
妙故希聲自為之解餘篇差顯不復為註蓋近世之名家歟今  
二篇外餘篇逸

晁氏曰微旨三卷皆設問答

陳氏曰按唐志有易傳二卷中興書目作六卷別出微旨三卷  
今所謂解說者上下經共一冊不分卷有序言著易傳十篇七  
篇以上解易義之淵微八篇以下廣易道之旁行第為六卷又

撰易圖指說釋變微旨各一卷通為十卷其上下經蓋第一卷  
二篇經文一句傳亦一句門人以為難曉故復為之解然則其  
全書十卷不盡傳矣家舊惟有微旨續得解說一編始知其詳  
衛元嵩元包十卷

崇文總目元嵩唐人撰武功蘇源明傳趙郡李江註包以坤為  
首因八純之宮以生變極於六十四自繫其辭言外卦體不列  
爻位以謂易首乾尚文包首坤尚質夏連山商歸藏周易唐包  
其實一也雖欲馳騁而放言趨理近止易家之區鄙云

陳氏曰其書以八卦為八篇首而一世至歸菟各附其下先坤  
次乾兌艮離坎巽震坤曰太陰乾曰太陽餘六子有孟仲少之  
目每卦之下各為數語意僻怪文險澀不可深曉也

張氏曰衛元嵩作元包義取於歸藏元包粗質卦名之大指未



通考卷百七十五  
經義  
極人事之精義辭畧數隱世多不傳乃作元包數義二卷以明  
衛元嵩之易詳見七  
子夏易十卷

崇文總目此書篇第畧依王式決非卜子夏之文又其言近而  
不篤然學者尚異頗傳習之

晁氏曰舊題卜子夏傳唐藝文志子夏書已亡今此書約王弼  
註為之者止雜卦景迂云張弧偽作

陳氏曰按隋唐志有卜夏傳二卷殘闕陸德明李鼎祚亦時稱  
引考漢志初無此書有孫坦者為周易折緼此漢杜子夏也未  
知何據使其果然何為不見於漢志其為依託明矣隋唐時止  
二卷已殘缺今安得有十卷且其經文彖象爻辭相錯正用王  
弼本決非漢世書以陸德明所引求之今傳則皆無之豈惟非

漢世書亦非隋唐所傳書矣其文辭淺俚非古人語姑存之以  
備一家按晁以道傳易堂記曰古今咸謂子夏受於孔子而為  
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偽矣  
書不傳於今今號為子夏傳者崇文總目知其為偽而不知其  
所作之人予知其為唐張弧之易也晁之言云爾張弧有王道  
小疏五卷見館閣書目云唐大理評事亦不詳何時人

容齋洪氏隨筆曰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  
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它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  
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  
傳魯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主肅  
諸儒多為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  
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



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周易新論傳疏  
崇文總自唐陰洪道撰洪道世其父顯之學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說參訂其長合七十二篇於易有助云

周易物象釋疑一卷  
崇文總目唐東鄉助撰取卦互體開釋言象蓋未始見康成之學而著此書焉

陳氏曰東鄉一作東陽館閣書目又云守江陵尹東陽東鄉皆復姓也其序言隨事義而取象若以龍叙乾以馬明坤凡註疏未釋者標出為此書

周易口訣義六卷

崇文總目河南史證撰不詳何代人其書直鈔孔氏說以便講習故曰口訣

晁氏曰唐史證撰抄註疏以便講習田氏乃以為魏鄭公撰誤也

陳氏曰三朝史志有其書非唐則五代人也避作證字

周易正義補闕畧例疏一卷  
崇文總目不着撰人名氏其說自謂裨穎達之闕

陳氏曰唐西門助教邢璣撰按蜀本畧例有璣所註止有篇首釋畧例二字文與此同餘皆不然此本亦淺近無義理姑存之  
關子明易傳一卷

晁氏曰魏關朗撰元魏太和末王虬言于孝文孝文召見之著成筮論數十篇趙蕤云恨書亡半隋文詮解才十一篇而已



李邕始著之目云王通贊易蓋宗此也

朱子語錄云關子明易偽書也

陳氏曰唐趙蕤註然隋唐志皆不錄或云阮逸偽作

周易啓源十卷

晁氏曰蔡廣成撰李邕云唐人田偉置于王昭素之下今從李說卷首德恒伯言德膚德翰四月皆設為問對凡三十六篇

周易開玄關一卷

晁氏曰唐蘇鶚撰自序云五代祖晉官至吏部侍郎學兼天人嘗製八卦論為世所傳遭亂遺墜而漏簡尚有存者鶚乃畧演其旨於此

周易流演五卷

晁氏曰唐成玄英撰錯綜六十四卦演九宮以直年月日推國

家之吉凶玄英道士也故道藏錄之或云釋仁英撰未知孰是

周易窮微一卷

陳氏曰稱王輔嗣凡為論五篇館閣書目有王弼易辨一卷其論彖論象亦類畧列意即此書也又言弼註此書已亡至晉得之王羲之承詔錄藏於秘府世莫得見未知何所據而云

周易釋文一卷

陳氏曰唐國子博士陸德明撰本名玄明以字行多援漢魏以前諸家說蓋唐初諸書皆在也卦首註某官某世用京房說

石經周易 周易指畧例 共十一卷

晁氏曰偽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畧例有邢璣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校邢璣註畧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



經誤而無它本訂正姑兩存焉

夾深鄭氏曰按石經之學始於蔡邕始也秦火之後經籍初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焉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為書而刻石于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所取正柰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火無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者但刻諸石耳多非蔡氏之經

易執一卷

晁氏曰偽蜀蒲乾貫撰專言流演其序云可以知否秦之原察延促之數蓋數學也

王昭素易論三十三卷

晁氏曰昭素居酸棗太祖時嘗召令講易其書以註疏異同互相詰難蔽以已意昭素隱君求志行義甚高史臣以王烈管寧比之

易證墜簡一卷

晁氏曰皇朝天禧中毗陵從事范諤昌撰其書酷類郭京舉正如震卦彖辭內云脫不喪七也四字程正叔取之漸卦上六疑陸字誤胡翼之取之自謂其學出於涇浦李處約廬山許堅意者豈果有師承故程胡取之

陳氏曰其上卷如郭京舉正下卷辨繫辭非孔子命名止可謂之贅繫今爻辭乃可謂之繫辭又重定其次序又有註補一篇辨周孔述作與諸儒異為乾坤二傳末有四時畧刻圖一篇館閣書目止一卷又有源流圖一卷言納甲納音者即此下卷補註序中語也世或言剡牧之學出於諤昌而諤昌之學亦出种



放未知信否晁以道邵子文朱子發皆去爾

陸東周易意學十卷

晁氏曰秉字端夫舊名東寶元間以此書奏御勅書嘉獎秉嘗通判蜀州首篇論易之名頗采參同契之說

陳氏曰其說多異先儒穿鑿無據

胡安定易傳十卷

晁氏曰此解甚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曰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云爾然雜物撰德具於中爻互體未可廢也南軒之說雖如此要之程氏專治文義不論象數三家者文義皆坦明象數殆於掃除畧盡非待互體也

周易言象外集

古易

崇文總目皇朝王洙原叔撰洙以通經侍講天章閣乃集前世諸儒易說拆衷其理依卦變為類其論以王弼傳為內故自名曰外傳

陳氏曰其序言學易於處士趙期論次舊義附以新說凡十二篇十卷

又曰古易十二卷亦去王原叔家上下經惟載爻辭外卦辭一象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彙石林以為此即藝文志所謂古易十二篇者按隋唐志皆無古易之目當亦後人依倣錄之耳

邵古周易解五卷

晁氏曰古字天叟雍之父也世本范陽而卒於洛其學先正音



文云

皇甫泌易解十四卷

晁氏曰泌官至尚書右丞有述聞一卷隱訣一卷補解一卷精微三卷又有紀師說辨道通為八卷

陳氏曰其學得之常山抱犢山人而蒲陽游中傳之劉彝錢藻皆為之序山人不知名蓋隱者也泌嘗守海陵治平以前入

石徂徠易解五卷

晁氏曰景迂云易古文十二篇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孔穎達云王輔嗣又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卒大亂於王弼惜哉今學者曾不之知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繫逐

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家本不見此文豈介後覺其誤改之歟

陳氏曰所解止六十四解亦無大發明晁景迂言守道曰云云

段今觀此解義言王弼註易欲入易見使相附近他卦皆然惟

乾不同者欲存舊本而已更無他說不知景迂何以云爾也按宋咸補註首章頗有此意晁殆誤記耳

劉長民易解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劉牧長民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慶曆初吳秘獻其書于朝優詔獎之田况為序又有鈞隱圖三卷皆易之數也凡五十五圖并遺事九有歐陽永叔序而其文殊不類

陳氏曰黃黎獻為之序又為畧例圖亦黎獻所序又有三衢劉敏士刻於浙右庾司者歐公序文淺俚決非公作其書三卷與



前本大同小異牧易學盛行於慶曆時

刪定易論一卷

陳氏曰直講盱江李觀泰伯撰凡六篇蓋刪劉牧易圖而存之者三焉館閣書目作六卷十九篇觀先註易論十九篇皆見集中與此自為二書當是合為十九也

宋咸易訓 易補註王劉易辨

晁氏曰咸自序云予既以補註易奏御而吳德請餘義凡百餘篇端因以易訓名之蓋言不敢以傳世特教其子而已凡三卷頗論陸希聲劉牧解于旒得失云

陳氏曰咸嘗撰易明凡一百九十三條以正亡誤及得郭京舉正於歐陽公遂參驗為補註十卷皇祐五年表上之別有易訓未見易辨凡二十篇為一卷劉牧之學大抵求異先儒穿鑿破碎故李宋或刪之或辨之

周易聖斷七卷

晁氏曰皇朝解于旒子駿撰本之王弼劉牧而時辨其非且云衆言淆亂折諸聖故名其篇曰聖斷

陳氏曰其書乾坤二卦不解爻象欲學者觀彖象文言而自得云

易意蘊凡例總論一卷

晁氏曰皇朝徐庸撰庸以春秋凡例易亦有之故著書九篇號意蘊凡例總論其學祖劉牧陸秉云

陳氏曰庸皇祐時人凡為論九篇館閣書又有卦變解未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六

鄒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易

伊川易傳十卷

程子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遺書張闕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謂義起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又曰理無形也故因



象以明理理見乎辭者也則可曰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亦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朱子曰自秦漢以來攷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八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虚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

程子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道者求於此足矣不必旁觀它書蓋語錄或有它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

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却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

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程易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

按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畧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嘗以為易之象數卜筮豈出於義理之外蓋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惠迪從



逆云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平時本諸踐履則觀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也初不必岐而二之然言出於聖賢之中則單辭片語皆有妙理假借旁通悉為至教往往多借易以明理初不拘於說易也自夫子而然矣何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君之仁以行之為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為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歲時代謝之義乎蓋其初因講易遂借易以言理言理雖精而於易此卦此爻之旨則遠矣如程子因君子豹變而發為自暴自棄之論因君子得輿而發為匪風下泉之論亦是意也晦庵所謂不看本

文自成一書者是已

晁氏曰朱震言願之學出於周敦頤敦頤得之穆脩亦本於陳搏與邵雍之學然攷正叔之辨不及象數頗與胡翼之相類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其學于家叔則授二程與震之說不同

按伊川之學出自濂溪此先儒通論也而晁朱之說以為濂溪所師本於希夷及一僧則固老釋之宗旨矣此論未之前聞

陳氏曰伊川止解六十四卦不解大傳而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唐李鼎祚集解亦然

王介甫易解二十卷龔原耿南仲註易各二十卷

晁氏曰介甫三經義皆頒學官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



取士故紹聖後與龔原耿南仲註易三書偕行於場屋

東坡易傳十一卷

晁氏曰東坡自言其學出於父洵且謂卦不可爻別而觀之其論卦必先求其所齊之端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未嘗鑿而通之也

宋子語錄曰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它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它恁地大麓踈却添得些佛老在裏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得它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云那物理上看得著處又雜學辨曰乾上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命書泰誓湯誓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

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為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閃倏混漾不可補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措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為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為之辨以待後之君子而其它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并附焉

橫渠易說十卷

晁氏曰其解甚畧繫辭差詳

溫公易說一卷

晁氏曰雜解易義無詮次蓋未成書也

乾生歸一圖二卷



晁氏曰皇朝石汝礪撰先辨卦象之別後列數圖頗雜以釋老之說

陳氏曰嘉祐初人序取乾為主生之本萬物歸於一也有論有圖亦頗與劉牧辨然或雜以釋老之學其所謂一者自註云一則靈寂貞元首篇論道專以靈明靈字恐誤或當作虛無體無主為主又曰因靈不動而生寂體豈非異端之說乎

周易義海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房審權撰集鄭玄至王安石凡百家摘取其專明人事者為一編或諸家說有異同輒加評議附之篇末

陳氏曰審權編義海凡四卷近時江都李衡彥平刪削而益以東坡伊川漢上之說為撮要十卷若房氏百卷之書則未見也

張弼葆光易解十卷

晁氏曰弼莆田人字舜元紹聖中章惇薦于朝賜號葆光處士後黃裳等再薦詔以為福州司戶本州教授其學頗宗鄭氏

鄭揚庭周易傳十三卷

邵伯溫辨或云沈存中筆談言江南人鄭夬字揚庭曾為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云云至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漸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得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即邵氏先天圖夬之為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見兵部員外郎秦玠論夬所談駭然曰何處得此法玠云嘗遇一異人受此曆數推徃古與衰運曆無不皆



驗嘗恨不能盡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畧已能洞知吉凶之變  
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所得聞也切惟我先君  
易學微妙玄深不肖所不得知也其傳授本末則受易於李之  
才捷之捷之師穆脩伯長伯長師陳搏圖南先君之學雖有傳  
授而微妙變通則其所自得也平時未嘗妄以語人惟大名王  
天悅滎陽張子望嘗從學又皆蚤死秦玠鄭夫嘗欲從先君學  
先君以玠頗好任數夫志在口耳多外慕皆不之許玠嘗語夫  
以王天悅傳先君之學夫力求之天悅不許天悅感疾且卒夫  
略其僕於卧內竊得之遂以為己學著易傳易測宋範五經明  
用數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根嘗以變卦圖示秦玠夫竊天悅  
書入京師補國子監解試策問八卦次序夫以所得之說對有  
司異之擢在優等既登第以所著書投贄公卿之門後以贓罪  
竄秦謂必有天譴恐指此秦既知夫竊書乃謂夫何處得此法  
又謂西都邵某聞大畧近乎自欺矣然謂得之異人蓋指希夷  
而言也

晁氏曰姚嗣宗謂劉牧之學受之吳秘秘受之夫夫又作明教  
明象明傳道明次例明範五篇

周易析蘊二卷

陳氏曰孫坦撰凡二卷其首言子夏辭不甚粹或取左氏傳語  
證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天子曰縣官嘗疑漢杜子夏之學及讀  
杜傳見引明夷對策始釋然坦不知何人國史志及中興書目  
皆不著

阮逸易筮六卷

陳氏曰逸字天隱每一爻各以一古事繫之頗多牽合



易童子問三卷

陳氏曰歐陽永叔撰設為問答其上下卷專言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

周易義類三卷

陳氏曰顧叔思撰未詳何人序言先儒論說甚衆而其旨未嘗不同卦爻或有不同而辭意固常不一名立標目總而聚之沈存中易解二卷

陳氏曰所解甚畧不過數卦而於大小畜大小過獨詳陳了翁易說一卷

陳氏曰了翁晚年所著止解六十四卦辭旨深晦王逢易說十卷

晁氏曰逢嘗為國子直講著易傳十卷其學宗王弼

龔原易講義十卷  
陳氏曰原字深之嘉祐八年進士初以經學為王安石引用元符後入黨籍

呂氏易章句一卷  
晁氏曰呂大臨與叔撰其解甚畧有統論數篇

呂微仲周易古經二卷  
陳氏曰呂大防微仲所錄上下經並錄繇辭彖象隨經分上下共為六卷上下繫三卷文言說卦各一卷

晁氏曰其序云彖象所以解經始各為一書王弼專治彖象以為註乃分於卦爻之下學者於是始不見完經而文辭次第貫穿之意亦缺然不屬因按古文而正之凡十二篇別無解釋晁以道古易十二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諱說之撰以諸家易及許慎說文等九十  
五書是正其文字且依漢曰何本分易經上下并十翼通為十  
二篇以矯費氏王弼之失謂劉向嘗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  
丘經至蜀李譔又嘗註古文易遂名之曰古易

陳氏曰以道之說曰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孔穎達  
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各附逐爻則費  
氏初變古之時猶若今乾坤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  
王弼奈何後之儒者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  
散太玄測贊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  
文尚書遷固叙傳楊雄法言叙篇云爾卷首列名氏二十餘家  
文字異同則散見於諸卦云

巽嚴李氏曰晁氏專主北學凡故訓多取許叔重說文解字陸  
德明章義僧一行李鼎祚陸希聲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黃鷟  
隅輩所論亦時采掇呂公書則文字句讀初無增損景迂則輯  
諸家異同或斷以己意有增有損篇第則放費長公未解輔嗣  
未註以前舊本并十二篇為八篇呂晁各有師承初不祖述而  
其指歸則往往暗合

晁以道太極傳外傳因說共八卷

陳氏曰其學本康節自言學京氏易紹聖間遇洛陽楊賢保得  
康節二易圖又從其子伯溫得其遺編始作易傳名曰商瞿傳  
兵火後失之晚年復為此書又有易玄星紀譜易規二書見本  
集中又有傳易堂記述漢以來至本朝傳授甚詳

漢上易集傳 易圖 叢說共十五卷

晁氏曰朱震子發撰自謂其學以程頤為宗和會邵雍張載之



論合鄭玄王弼之學為一云其書多采先儒之說以成故曰集  
辭然頗舛誤

陳氏曰漢上經筵表中具述源流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  
傳穆脩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  
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  
敦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  
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  
太和三兩等篇臣今以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  
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專以王  
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是故其於象數頗加詳  
焉序稱九卷蓋合說序雜卦為一也

朱子語錄曰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  
慶基更推盡去方通如無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只是初剛  
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換上去此等  
類按漢上卦變則通不得一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朱子  
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兩卦林黃  
中便倒轉推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互體這自那風為  
天於土上有箇艮之象來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  
推不合慶多一卦互換是兩卦伏兩卦是四卦反看又是兩卦  
又伏兩卦共成八卦

梁谿易傳 外篇共十九卷

陳氏曰丞相昭武李綱伯紀撰按序內外篇凡二十三卷內篇  
訓釋上下經繫辭說序雜卦并總論合十卷外篇釋象七明變  
一訓辭二類占一衍數二合十有三卷今內篇闕總論外篇闕



訓辭及衍數下卷存者十卷蓋罷相遷謫時所作其書未行於世館閣亦無之莆田鄭寅子敬從忠定之曾孫得其藏本傾俸莆田借鄭本傳錄今攷梁竒集紹興十三年所編其訓辭二序已云有錄無書則雖其家亦亡逸久矣豈其有序而書實未成耶其書於辭變象占無不該貫可謂博矣

吳園易解十卷

陳氏曰秘閣脩撰鄱陽張枳知常撰卷後有序論五篇雜說泰論各一篇

先天易鈔太極寶局二卷

晁氏曰皇朝牛師德撰自云傳邵雍之學於司馬溫公其說近於術數未知其信然否

陳氏曰未詳何人蓋為邵氏之學而專乎術數者也

蕪山易解二卷傳家易說十一卷

晁氏曰郭忠孝撰忠孝字立之河南人頗明象數自謂得李挺之卦變論于陳子惠因亟讀有得焉靖康中持憲關右死于難故其書散落太半

陳氏曰傳家易說十一卷冲晦處士郭雍頤正撰自言其父忠孝受學於程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自是方覺讀易有味榜其室曰蕪山立身行道皆自止始矣與之初先入舊學掃地念欲補續其說中心所止者艮止也潛稽易學以述舊聞用傳于家忠孝字立之名將樞密達之子自言得先天卦變於河陽陳安氏子惠其書出李挺之由是頗通象數仕為永興軍路提刑死於狄難其書散逸雍隱居陝州長陽山中帥守屢薦召之不至由處士封頤正先生其未提舉



趙善譽言于朝遣官爰所欲言得其傳家兵學六卷以進時淳熙丙午也

王湜易學一卷

晁氏曰皇朝王湜同州人早潛心於康節之學其序曰康節有云理有未見不可彊求使通故愚於觀物篇之所得既推其所不疑又存其所可疑亦以先生之言自慎不敢輕其去取故也

河圖解二卷

晁氏曰皇朝康平撰凡五十二篇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

李潛序曰此書頃得之廬山一異人或云許堅或有疑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其議論可也昔黃帝素問孔子易大傳世尚有疑之嘗曰世固有能作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大傳者乎雖

非本真是亦黃帝孔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能作之者乎雖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文辭義論乎一滿真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實物外真仙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

南軒張子曰嗚呼此真麻衣道者之書也其說獨本於羲皇之畫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脈之流動論反對變復之際深矣其自得者歟希夷隱君實傳其學二公高視塵外皆有長往不來之願抑列禦寇莊周之徒歟雖然槩以吾聖門之法則未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或者有未察歟其說曰六十四卦惟乾與坤本之自然是名真體又曰六子重卦乾坤雜氣悉是假合無有定實子則以為六子重卦皆乾坤雜氣之妙用真實自然非假合也



希夷述其說曰學者當於義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脚足下盤旋子則以為學易者須於周孔脚足下尋求然後義皇心地上可得而識推此可槩見矣然其書之傳固非啻於文義鑿於私意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宋子曰此書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文字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於卯月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乃佛者之幻語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此書後二年守南康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求謁即及麻衣易因復扣之宛然此老所作欲馳報敬大敬夫已下世時當塗守李侍郎壽翁雅好此書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為此書亦吾所願見

幸為津致之載不久即死而壽翁亦得請西歸矣 麻衣易是戴師愈所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即其人也昨親見之甚稱此易以為得之隱者問之不肯明言其人某適到其家見有一冊雜錄乃戴公自作其言皆與麻衣易說相類及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載所自作也

陳氏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蓋依託也朱侍講云南康戴主簿師禹撰乃不啻啣底禪不啻啣底脩養法不啻啣底時日法王炎曰洛水李壽翁侍郎喜論易炎嘗問曰侍郎在當塗板行麻衣新說如何李曰程沙隨見屬炎曰恐托名麻衣耳以撲錢背面喻八卦陰陽純駁此鄙說也以泉雲雨為陽水以澤為陰水與夫子不合李曰然然亦有两語惟炎曰豈非學者當於義皇心地小馳騁



不當於周孔脚跡下盤施耶然此二語亦非也無周孔之辭則

義皇心地學者何從探之李無語李名椿

易正誤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但稱其名曰敷又稱元祐以來云云則近世人也据序為書三篇曰正誤曰脫簡曰句讀今所存惟正誤一篇大抵增益郭范之說故并附二書冊後

周易外義三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載於三朝史志則其來亦久矣大抵於易中所言及於制度名物者皆詳註之於易之本旨無所發明故曰外義

廣州易學二十四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東平董道彥達撰

易窺餘十五卷

陳氏曰資政殿學士金華鄭亨仲撰兼取象義不解乾坤二卦獨自屯卦始剛中嘗得罪秦檜豈其於乾坤之義有所避耶鄭東卿易卦疑難圖二十五卷

自序富沙丘先生告某曰易盡在畫中當求諸畫中始得其理若易之用則畫有所不盡於是畫一卦置之座則六十四卦周而復始積日累月幾五年而後有所入醫卜筮曆之書黃老丹竈之說經傳子史凡與易相涉者皆博觀之不泥其文字而一採其意旨以求於吾之卦畫則始之六十四卦皆一理也一理皆本於吾之一心心外則無理理外則無心理混融與象數體用冥而為一言乎天地之大蚊蟲之細皆不出於吾之心內焉聖人豈欺我哉



陳氏曰其書以六十四卦為圖外及六位皇極先天卦氣等圖各附一論說未有繫辭解自言其學出於富沙丘先生以為易理皆在於畫中於是日畫一卦周而復始久而後有所入沙隨程迥可久曰丘程字憲古嘗有詩曰易理分明在畫中又曰不知畫意空箋註何異丹青在畫中其學傳之東卿云永嘉所刊本作上冊不分卷無繫辭解東卿三山人字少梅先君曰此書本五行卦氣之說而象數義理出焉無朱子發之瑣碎戴師愈之矯偽讀之時有會心者必宿儒所著

張汝明易索十三卷

陳氏曰汝明字舜文撰上下經六卷外觀象三觀變玩辭玩占叢說各一汝明元祐壬申進士大觀初為御史省即游醉定天誌其墓

凌公弼易解義十卷

陳氏曰其書十卷善解析文義頗簡潔有所發明館閣書目有集解六卷稱朝奉大夫凌唐佐撰亦不著本末豈即其人耶

沈該周易小傳六卷

陳氏曰釋六爻兼論變卦多本春秋左氏傳占法卦為一論又有繫辭補註十餘則附之卷末

昭德易故訓傳十八卷

陳氏曰晁公武子正撰博採古今諸家附以已聞又攷載籍行事以明諸爻之變其文義音讀之異者別之逐條曰同異考乾道中上之其議論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畧於象數

讀易老人解說十卷

陳氏曰叅政李光泰發撰光忤秦檜謫海外為此書李嘗受學



於劉元成

易傳拾遺十卷

陳氏曰敷文閣直學士胡銜邦衡撰銜謫新州作此書大槩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於易傳之外李昉發為之序其曰拾遺謙辭也

道遙公易解八卷疑問二卷

陳氏曰直學士院李濟年仲永撰其門人鄱陽吳說之景傳所述胡邦衡為作序疑問者說之所錄其問答之語也

晦庵易傳易本義易學啓蒙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啓蒙一卷

朱子語錄曰易只是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籠不得如其之說雖籠然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一人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如此元來有許多道理在方不

夫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曉說道理縱曉說得好只是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易觀象說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其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問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畧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註脚矣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亦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解者能如此本意否又曰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畧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卦者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而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



未暇整頓耳 其之易簡畧者當時只是畧搭記燕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說了其只就語脉中畧牽過這意思近得趙子欽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大畧此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著不得詳說也上經猶可曉易解下經多有不可解難曉處不知是某看到末梢懶了解不得為復是難解又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沒理會

陳氏曰晦庵初為易傳用王弼本復以呂氏古易經為本義其大指畧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著揲法大畧兼義理占象而言啓蒙之目曰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筮考變占凡四篇周易變體十六卷

陳氏曰吏部郎中郝紫聖與撰用蔡墨言乾六爻之例專論之

卦為主

繫辭精義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伯恭集程氏諸家之說程傳不及繫辭故也館閣書目以為託祖謙之名

大易粹言十卷

陳氏曰知舒州曾種獻之集二程張載游酢楊時外及二郭之學為一書種嘗受學於郭白雲

呂伯恭古易及音訓共十四卷

陳氏曰伯恭所定篇次與呂微仲周音訓則其門人王辛叟筆受晦庵刻之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所著本義據此本也

吳仁傑古周易十二卷



陳氏曰仁傑所錄以爻為繫辭今之繫辭為說卦其言十翼謂  
彖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為十  
二篇按漢世傳易者施孟梁丘京費費最晚出不得立於學官  
其學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解上下經自劉向校中古文易  
經諸家或脫無咎悔亡惟費氏與古文同東京名儒馬鄭皆傳  
之其後諸家皆廢而費學孤行以至于今其合彖象文言於經  
蓋自康成輔嗣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甚至於  
今世考官命題或連彖象爻辭為一對大義者志得而已往往  
穿鑿附會而經旨破碎極矣凡此諸家所錄雖頗有同異大較  
經自為經傳自為傳而於傳之中彖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復  
古文之舊均有補於學者宜並存之又有九江周燭所次附見  
吳氏書篇末今古文參用視諸本為無據云又有程迥可久古

易考十二篇見後

程大昌易原十卷

陳氏曰首論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參之河圖洛書大衍之異同  
以此為易之原也以及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已見出  
先儒之外

李焯臣隆山易本傳三十三卷

陳氏曰其自序以為易起於畫捨畫無以見易因畫論心以中  
為用如捨本卦而論它卦及某卦從某卦來者皆所不取洪景  
廬為之序

以隨易章十卷 外編一卷 占法一卷 古易考一卷

陳氏曰程迥可久撰其論占法雜記占事尤詳迥嘗從喻樗子  
才學登科仕至邑宰及與前輩名公文游多所見聞故其論頗



有源流根據古易考十二篇闕序雜卦

楊誠齋易傳二十卷

陳氏曰其序以為易者聖人通變之書惟中為能中夫下之不中惟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又言古未有字八卦之畫即字也

林黃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朱子語錄曰林黃中以互體為四象八卦

林侍即來言論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極內外為兩儀內外及互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不陰陽奇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為太極未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為兩儀未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

其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明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曰惟其包之所以生之也先生曰包如母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母之產子子在母外

陳氏曰黃中淳熙中表進其書末卷為六十四卦立成圖言聖人以八卦重為六十四未聞以復姤泰否臨遯變為六十四也以辨邵堯夫朱子發之說其與朱侍講違言以論易不合為朱公所闢也

數學一卷

陳氏曰雜錄象數諸圖說不知何人所錄

趙善譽易說二卷

陳氏曰善譽為漳川潛進易說每卦為論一篇



何禹易辨三卷淵源錄三卷

陳氏曰禹為辨三十三篇大抵多與先儒異淵源錄者蓋其易解未成書僅有乾坤二卦而已禹受知阜陵宮至右司郎中知

漳州

戴溪易總說二卷

陳氏曰每卦為一篇溪嘉定初為東宮端尹作此以授景獻

項安世周易玩辭十六卷

陳氏曰安世當慶元中得罪時論居江陵杜門潛心不出諸書皆有論說而易為全書其自序以為讀程易三十年此書無一字與之合合則無用乎此書矣世之君子以易傳之理觀吾書則本末條貫無一不本於程氏者以易傳之文觀吾書則恐有西河疑女之謂大抵程氏一於言理盡畧象數而此書未嘗偏

廢程氏於小象頗欠發明而此書交象尤貫通蓋亦徧攻諸家斷以己意精而博矣

林至易禪傳二卷外篇一卷

陳氏曰至撰凡三篇曰法象本之大極曰極數本之天地之數曰觀變本之撰著十八變外篇則曰反對世應互體納甲卦氣之類凡八條

述釋葉氏易說一卷

陳氏曰葉正則為習學記言易居其首門人建安袁聘儒述而釋焉聘儒紹熙進士

王炎易筆記 總說共九卷

陳氏曰炎嘗以上下經解表進作十卷今但六卷并繫辭二卷為八闕說卦於象數頗有發明



鄭汝諧易翼傳二卷

陳氏曰翼云者所以為程傳之輔也大抵以程傳為主而附以已見之異然汝諧立朝多為善類所不可至互相排擊仕至吏部侍郎

趙南塘易說三卷

陳氏曰專辨十翼非夫子作其說多自得之見

真西山復卦說一卷

吳如愚準齋易說一卷

馮椅厚齋易學

中興藝文志椅為輯註輯傳外傳蓋以程汝隨朱文公雖本古易為註猶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錄曰象曰為贊曰以繫卦之辭即為彖繫爻之辭即為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

象與商飛卿說同又改繫辭上下為說卦上中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卷云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六



文獻卷一百七十六

文獻卷一百七十六

三



